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弗·恩格斯。給奧·倍倍尔的信	3—10
卡·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	11—35
給威·白拉克的信	13—14
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	15—35
一	15
二	26
三	28
四	29
弗·恩格斯。給紐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36—38
弗·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紀念会上的演說	39—40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魯士燒酒	41—59
一	43—53
二	54—59
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61—106
一	64—67
二	68—71
三	72—75
四	76—78
五	79—82

六	83—87
七	88—91
八	92—96
九	97—100
十	101—103
十一	104—106
弗·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	
給恩·比尼亚米的信	107—109
弗·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	110—114
弗·恩格斯。卡尔·馬克思	115—125
卡·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	126—131
弗·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132—134
弗·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135—158
一	137—140
二	141—144
三	145—149
四	150—154
五	155—158
卡·馬克思。布赫尔先生	159—160
卡·馬克思。*答布赫尔的“說明”	161—162
卡·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163—169
弗·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 状况	170—171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編者加的。——譯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給奧·倍倍尔、 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72—190
一、同卡·希尔施的談判	172
二、給报纸拟定的方針	178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182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191—200
一、关税率	191
二、国有铁路	196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01—247
一	205—218
二	219—227
三	228—247
卡·馬克思。关于“哲学的貧困”	248—249
卡·馬克思。工人調查表	250—258
一	250
二	252
三	253
四	256
卡·馬克思。*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259—263
卡·馬克思。*法国工人党綱領导言	26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內瓦一八三〇年 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大会	265—267
卡·馬克思。給維·伊·查苏利奇的信	268—269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倫敦举行 的巴黎公社紀念大会主席 (1881年3月21日)	270—271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給“每日新聞”編輯的信	272
弗·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	273—276
弗·恩格斯。僱傭劳动制度	277—279
弗·恩格斯。工联	280—286
一	280
二	283
弗·恩格斯。对法国的通商条約	287—291
弗·恩格斯。两个模范地方議會	292—295
弗·恩格斯。美国的食品和土地問題	296—298
弗·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資理論	299—303
弗·恩格斯。工人党	304—307
弗·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308—310
弗·恩格斯。棉花和铁	311—314
弗·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階級	315—318
弗·恩格斯。燕妮·馬克思(馮·威斯特华倫)	319—321
弗·恩格斯。在燕妮·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322—32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俄文第二版序言	325—326
弗·恩格斯。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327—336
弗·恩格斯。論美国資本的积聚	337—339
弗·恩格斯。布雷的牧师	340—344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本初版序言	345—347
弗·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謠的	348—350
弗·恩格斯。馬爾克	351—369

弗·恩格斯。燕妮·龙格(馬克思)·····	370—371
弗·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悼詞草稿·····	372—373
弗·恩格斯。卡尔·馬克思的葬儀·····	374—379
弗·恩格斯。卡尔·馬克思的逝世·····	380—388
一·····	380
二·····	38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弗·恩格斯。对一頁“公社史”的意見 (1870年10月30日 梯也尔先生的停战)·····	391—395
卡·馬克思。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	396—429
卡·馬克思。給維·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430—452
初稿·····	430—441
二稿·····	442—446
三稿·····	447—452
卡·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 发展的札記·····	453—477
I [准备改革的] 过程·····	453
II [編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456
III 地方自治机关·····	463
IV 俄国·····	471
弗·恩格斯。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478—538
凱撒和塔西佗·····	478
和羅馬的最初战斗·····	493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509
注釋:各日耳曼部落·····	523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539—599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539
区制度和軍事制度	552
注釋：法兰克方言	564
注釋	603—66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64—696
人名索引	697—724
期刊索引	725—727
地名索引	728—740
度量衡和貨幣名称表	741
譯后記	742—745

插 图

卡·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的第一頁	12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頁	173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 第一版的扉頁	203
卡·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頁	261
弗·恩格斯譯的詩“布雷的牧师”，引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他的文章	340—341
弗·恩格斯“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日耳曼人移住图	531
弗·恩格斯“法兰克方言”一文中的日耳曼方言图	580—581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539—599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539
区制度和軍事制度	552
注釋：法兰克方言	564
注釋	603—66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64—696
人名索引	697—724
期刊索引	725—727
地名索引	728—740
度量衡和貨幣名称表	741
譯后記	742—745

插 图

卡·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的第一頁	12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頁	173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 第一版的扉頁	203
卡·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頁	261
弗·恩格斯譯的詩“布雷的牧师”，引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他的文章	340—341
弗·恩格斯“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日耳曼人移住图	531
弗·恩格斯“法兰克方言”一文中的日耳曼方言图	580—581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75年3月—1883年5月

弗·恩格斯 給奧·倍倍爾的信¹

1875年3月18—28日于倫敦

親愛的倍倍爾：

我已經接到您2月23日的來信，並且為您身體這樣健康而高興。

您問我，我們對合併這件事採取什麼態度？可惜我們的處境和您完全一樣。無論是李卜克內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給我們一點消息，因此，我們所知道的也只是報紙上所登載的那些，而直到大約八天前收到綱領草案時為止，報紙上並沒有登載什麼。這個草案的確使我們吃驚不小。

我們黨經常地向拉薩爾派伸出手來，建議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萊維爾們、哈賽爾曼們和特耳克們的無禮拒絕，因而就連每個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既然這些先生們現在自己來謀求和解，那他們一定是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了。但是，考慮到這些人的盡人皆知的本性，我們就有責任利用這種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證，使這些人不能利用我們的黨在工人輿論中重新鞏固他們已經動搖的地位。我們應當以極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他們，能否達到合併，這取決於他們有多少誠意放棄他們的宗派口號和他們的“國家幫助”，並基本上接

受 1869 年的爱森納赫綱領²或这个綱領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們的党在理論方面，即在对綱領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絕對沒有什麼要向拉薩尔派学习的，而拉薩尔派倒是应当向我們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們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薩尔派，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即使不完全放棄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許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屬的过渡措施。綱領草案证明，我們的人在理論方面比拉薩尔派的領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誠实的人”^①又一次受到了不誠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騙。

第一，接受了拉薩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錯誤的說法；对工人階級說来，其他一切階級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場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經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來說，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屬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們，同人民党³携手合作了这許多年呢？“人民国家报”⁴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⁵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內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綱領中列入了整整七項簡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綱領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項政治要求，即 1 到 5 和 1 到 2，这七項要求中沒有一項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⁶。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則在目前实际上已經完全被拋

① 人們把爱森納赫派称为“誠实的人”。——編者注

棄，而且是被五年來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一直極其光榮地實行這一原則的人們所拋棄。德國工人之所以處於歐洲運動的先導地位，主要是由於他們在戰爭期間採取了真正國際主義的態度；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能做得這樣好。現在，在國外，當各國政府極力鎮壓在某一個組織內實現這一原則的任何企圖而各國工人到處都強調這個原則的時候，他們卻打算拋棄這個原則！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究竟還剩下什麼東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對歐洲工人今後爭取解放的鬥爭中進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對未來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聯合”的希望，是對和平同盟⁷中的資產者的“歐洲聯邦”的希望！

當然根本沒有必要談國際本身。但是，至少不應當比1869年的綱領後退一步，而大体上應當這樣說：雖然德國工人黨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國境之內進行活動（它沒有權利代表歐洲無產階級講話，特別是沒有權利講錯誤的話），但是它意識到自己和各國工人的團結一致，並且經常準備着，像過去一樣地繼續履行由這種團結一致所帶來的義務。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認為自己是國際的一部分，這種義務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罷工時進行援助並阻止工賊活動，設法使德國工人通過黨的機關報刊了解國外的運動的情況，進行反對迫於目前的或正在爆發的王朝戰爭的宣傳，在這種戰爭期間實行1870年至1871年所模範地實行過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們的人已經讓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強加在自己頭上，這個規律的基礎是一種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觀點，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而所以如此，是因為根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工人總是太多了（這就是拉薩爾的論據）。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是非常複雜的，隨着

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⁸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⁹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¹⁰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障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

級組織，它靠這種組織和資本進行經常的鬥爭，使自己受到訓練，就是最殘酷的反動勢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樣）現在也決不可能摧毀它。既然這一組織在德國也獲得了這種重要性，我們認為，在綱領里提到這種組織，並且盡可能在黨的組織中給它一個位置，那是絕對必要的。

這就是我們的人為了討好拉薩爾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對方做了些什麼讓步呢？那就在綱領中列入一堆相當混亂的純民主主義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純粹的時髦貨，例如“人民立法”，這種制度存在於瑞士，如果它還能帶來點什麼東西的話，那末帶來的害處要比好處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來管理”，這还有点意義。同樣沒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條件：一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一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個公民負責。至於在任何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中都會列入而在這裡看起來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學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說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和後來的“共產黨宣言”¹¹ 都已經直接指出，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

“国家”一詞全部改成 «Gemeinwesen» [“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經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現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經有了闡述这一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連文字也写得干癟无力的綱領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綱領，如果它被通过，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們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們將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請您想想，在国外人們是要我們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負責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們替“民主周报”創辦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說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話負責¹²。在人們的想像中，我們是在这里指揮一切，可是您和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几乎从来沒有对党的內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說干涉过的話，那也只不过是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們看来是錯誤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論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綱領形成一个轉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們拒絕替承认这个綱領的政党承担任何責任。